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五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二

起旃蒙作噩盡柔兆掩茂凡二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年春正月丙寅小王子別部之駐西海者以萬

騎寇甘肅總兵官姜輿禦之于苦水墩斬其魁寇乃引

去西史本紀是月丙寅西海卜兒孩犯甘肅證之

與亦卜刺以內難奔西海者亦卜刺丁卯兵部侍郎

李昆言大同叛卒僅獲其四而巴子潛逃塞外必爲後

患比聞胡瓚班師宜敕止之上方遣使往勘會瓚及魯

綱至京師言臣等肅奉天討首惡已除二三逋逃無足  
爲患從之乃罷勘官勿遣 辛未大祀南郊 丙子贈  
郵冀北道僉事田美初胡瓚用兵大同遣美往渾源應  
州等處預備芻糧會伏鹵二百騎掠大同縣之瓜園美  
遂遇害至是巡按御史王官以聞贈美光祿寺少卿

二月辛卯禮部尙書席書初薦楊一清王守仁可大用  
至是一清總制三邊書因薦守仁可入閣且曰今諸大  
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報  
曰書爲大臣當抒猷畧共濟時艱何以中材自諉于是  
守仁迄不獲柄用 安慶衛指揮方欽以捕逐江寇遇

害操江御史伍文定奏請賜卹竝錄其子 丙申蠲蘇

松常三府逋賦 丁未發團營卒五千人修都城 乙

卯監察御史王鼎言禮月令仲春命有司省囹圄去桎  
梏今所犯笞杖徒流罪業已在獄淹繫經年不卽遣釋  
多以禁死足以干天地之和上是之詔內外理刑官凡  
獄成者各卽放遣毋得久禁違者罪之 三月甲子逮

雲南巡按御史郭楠先是大禮旣成楠自雲南馳疏言  
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  
呼號似悖而實忠乃或撈掠隕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  
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

庶以收納人心號召忠義先是御史王懋亦以廷杖死者十七人爲言請賜優卹上怒謫四川典史至是見楠疏怒益甚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卒下鎮撫獄拷掠復廷杖之削其籍 壬申巡撫蔡天祐捕獲郭巴

子等四人助逆之焦啞雲等三十四人先是巴子既逃

復糾黨夜潛入城焚總兵朱振第明日天祐閉城大索

遂就禽悉斬以徇捷聞賜勅獎勞天祐振及巡按王官

皆錫之銀幣

因圖據從信錄系獲郭巴子等于是月庚午實錄系之壬申據奏報之日也今據之

甲戌詔修獻皇帝實錄 壬午夜仁壽官灾昭聖皇

太后所居官也敕羣臣修省 是月給事中柯維熊言

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  
遠小人而小人尙在如張璉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  
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爲罰過重  
矣宜欽恤寬宥以來言者章下所司于是張璉桂萼各  
上疏乞休得旨仍慰留之 初大同之亂上以張文錦  
築堡激變不予贈卹文錦妻李氏上疏辯雪上怒命執  
抱疏者治之至是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謔言文錦邊  
圉重臣措置乖方誠宜加譴若謂其假手士卒又從而  
愆愆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浸生陵替之階其于國家  
法紀所損非小乞矜其哀籲量賜優卹庶名分全而國

紀以振上以洪謨出位安言降旨詰責。初國子監生何淵以請建世室除平涼縣主簿既之官屢爲上官所笞辱遂自陳請改內職許之尋授光祿寺署丞至是復請建世室祀皇考于太廟下廷臣議夏四月戊申禮部尙書席書等上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厲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庶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于太廟甚無據也不報已而張璵特奏言漢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立庶京師與孝

元序昭穆于紀亂統貽譏萬世今淵請入獻皇帝主于  
太廟不知序于武宗之上歟抑武宗之下歟孝宗之統  
傳之武宗序獻皇帝于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武宗  
之統傳之陛下序獻皇帝于武宗之下又于繼統無謂  
昔漢宣帝嗣昭帝昭則宣叔祖也而史皇孫別爲立廟  
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今觀德殿爲陛下禰廟猶史  
皇孫之別爲禰廟也私親之廟親盡則遷迨夫孝廟祧  
則獻皇帝之親亦盡古之禮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  
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皆不足爲  
孝今陛下爲獻皇帝別立一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



以昧死勸陛下為之也若請入獻皇帝于太廟禮之不  
 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陛下勿為也乞賜廷臣罷  
 議無滋多口于是書連上三疏皆如璵議報曰俟會議  
 上朕自能審處會禮科給事中楊言南京員外林益各  
 上言何淵瀆禮不經宜正其罪以為妄言者戒章俱下  
 所司按國諸書皆系何淵請建世室于四月證之實錄  
 淵援光祿寺署丞在二月上疏在三月是月戊申  
 乃禮部集議之月日今統系之四月而  
 書湖上疏于其上為下文集議張本  
 戊午禮部會  
 廷臣集議世室上疏曰禮莫嚴于宗廟分莫大于君臣  
 故承正統為天子者得祔太廟今獻皇帝分封安陸稱  
 藩為臣二十餘年廟祀安陸又三年矣當時議尊崇者

其論有三曰別立嗣王使之主祭者廷臣之初議也曰歲時遣官致祭安陸者廷臣之後議也曰別祀大內者張璠桂萼等先後之論也皇上斷自聖衷建室奉先殿側朝夕瞻拜歲時享祀上不干祖廟下不拂人心此誠足爲萬世法矣今何淵乃欲附祀太廟何不經之甚也考自唐虞至今五千年未聞有以藩王附祭太廟者萬一爲此將置主于武宗上歟則武宗君也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主于武宗下歟則獻皇叔也以叔後姪神將不安在廷諸臣于稱考稱伯異同相半今附廟之舉無一人以爲可者伏望俯納羣言毋爲儉人邪說所惑疏

入仍命更議以聞 五月己巳禮部尙書席書言頃者  
奉旨集廷臣再議世室祔廟事乃部臣如吏部尙書廖  
紀等勲臣武定侯郭勲等六科給事中楊言等十三道  
御史葉忠等凡數十百人咸謂大禮已定不宜再更陛  
下孝心無窮禮制有限臣等萬死不敢以非禮誤陛下  
初廟祀之再議也上遣中官傳諭書曰必祔廟乃已書  
旣上議復密疏陳其不可上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令仍  
會議久而不定庚午吏部尙書廖紀復上疏請罷議于  
是廷議爲獻帝別立一廟而祔廟之議始寢 甲戌賜  
廬州知府龍誥加秩一級誥在任修義倉置義田行和

雜貸振之法又條積蓄便民八事上特嘉之敕撫按官  
勘其便利者通行各府州縣仿誥所行有成效者具奏  
如例 庚辰作世廡祀獻皇帝時禮部會議言世室祔  
廡之事臣等萬死不敢奉詔至于立廡京師別爲祭享  
此則禮之得爲者稽之漢宣帝爲史皇孫別立一廡不  
序昭穆正與今日事體相似及考之中庸言追王太王  
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  
之祿喪服小記言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  
侯皇上統御萬方四時有事獻皇自宜祭以天子之禮  
謹准漢宣故事于皇城內別立一廡前後寢如文華殿

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竝祭用次日  
廟欲稍遠庶以成禰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制  
曰可乃令于太廟左右相度營建上親定名曰世廟既  
而上覽疏內有獻皇親盡與孝廟同之語復令禮部查  
議于是禮官言禮天子九廟親盡則祧獻皇與孝宗兄  
弟同爲一世孝宗祧遷則獻皇亦然但孝宗神主藏于  
太祖寢殿之後獻皇別自一廟雖無左昭右穆亦有前  
殿後寢請于祧遷之期藏于夾室不享時祭止于歲暮  
合祭太廟一出主焉請于獻廟寢殿後置一龕室爲異  
日藏主地報曰皇考止生朕一人入繼大統別無奉祀



監潘傑邱福等死詔官其弟姪爲錦衣司禮太監張欽  
死其家人李賢承蔭兵部尙書金獻民等先後執奏皆  
不納然間有傳奉不至累數十人錦衣千戶王邦奇初  
在武宗朝夤緣得官挾勢構害甚衆旣以冒濫汰去復  
與其黨李全等說詞奏辯下兵部議獻民言全邦奇等  
足不履行陣而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躡躄顯秩陛  
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門再啟則  
前詔皆爲虛文瀆奏何所紀極上竟授全等試百戶獻  
民復奏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今以小人奏辯一旦復官  
九十餘人徇左右私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乞仍斥

全邦奇等以息人言卒不聽 六月庚寅赦高墻庶人家屬二百餘人聽自便從御史葉忠議也 辛卯命子環碧殿舊址創建禰廟制如太廟而高廣稍減之 庚子武宗毅皇帝實錄成大學士費宏等奏上之 是月以武宗實錄成進大學士費宏少師兼太子太師石琚賈詠皆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兵部尚書金獻民致仕以都御史李鉞代之改南京吏部尚書顏頤壽爲左都御史 秋七月庚午擢翰林院檢討席春爲修撰春尚書書弟也預修武宗實錄成春及同官劉夔俱已外除官職內閣擬旨就陞春按察司僉事書因憾首輔



費宏上疏言累朝實錄進官未有調陞外任者上方嚮  
用書遂有是擢竝擢夔編修于是給事中張翀御史徐  
岱等劾書爲其弟春陳乞改官有玷清議會給事中鄭  
一鵬御史聶豹等亦以爲言皆奉旨切責 戊寅免河  
南開封等府被災稅糧 庚辰兵部尙書李鉞言織染  
局軍匠二千一百六十餘名內官監則七千八百五十  
餘名今又新收一千五百名計一萬一千五百有奇一  
監局一歲之支計米十五萬二百四十石其他監局食  
糧人役難以數計見今京通二倉無三年之積若使弊  
端復開冗食不節其何能繼請敕該監將見在人役以

次裁減毋得濫收詔從宜處之 八月戊子工部會廷  
臣議修仁壽宮會世厝大工方興四川湖廣貴州山林  
空竭所在災傷請發內帑銀兩及戶部鈔關兵部馬價  
工部料價各銀兩以佐工費上不許先是御史葉忠以  
災變陳十事其一言修造仁壽宮宜稍損舊制以紓財  
力上頗然之仍敕四川巡撫王軌爲工部侍郎兼僉都  
御史督採大木 己丑四川副使余珊應詔陳十漸其  
畧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  
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  
紀綱爲何物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習因循政多苟

簡名實乖謬官府異同遂至朝廷官省各自爲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未幾而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沈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之徒列之位致使諛佞成風廉恥道薄倖門日開賈販如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連殺二巡撫縛叅將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惑于姑息之言欲爲權宜之計遂使二三戍卒脅制朝廷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

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日壞賴陛下起而申  
嚴之而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朶顏躡躅于遼海羌戎  
跳梁于西川北寇蹂躪于沙漠二三食肉之徒乃假鎮  
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至詐飾捷功濫邀陞賞官  
秩日增而塞上日以多事此外裔之強其漸四也逆瑾  
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鄢  
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  
催徵致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洵貴疲于  
供餉民不聊生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蒙  
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

一鳴輒斥謫配遐荒箠死殿陛自呂柟鄒守益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此人才之凋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乃閱時未久復諫頻聞非勦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間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意一轉瞬間儉邪投隙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稜兩可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時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致使羣陰日盛正不敵邪

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  
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近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  
謫謫鞭笞幾一網而盡之自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  
下乖戾浸至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  
九也正德間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日陛下紹統  
災異稍息乃頃歲以來雨雹雷風晝晦如夜四方旱澇  
奏報頻聞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又言獻皇帝好賢下  
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不合輒  
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二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  
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

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爲

剴切下其章于所司

國史余珊疏見明史本傳惟傳書四年二月證之實錄則八月己丑

蓋珊疏上于二月留中久之至八月乃下也實錄但書十漸之日及起用謫降諸臣等語今月日據之共十漸大畧仍

掘本傳

乙未禮部言天方等國使臣來貢方物由陝

西都司具奏而其玉石疵惡其使臣所私貨者皆良請

下巡撫勘明都司有無弊端其伴送千戶陳欽及通事

人等請下法司論治報可

國史天方等國貢玉據實錄貢在去年禮部所奏在本年

八月今據增爲六年費宏因貢玉受諸張本

丁未上以歲災民困欲暫停

仁壽宮工役大學士費宏言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

意或未安請以漸修復庶足彰陛下之孝上曰皇伯母

孝奉不可缺小民亦當愛念自是仁壽宮之建遂不果

甲寅免順天保定河間三府被災州縣稅糧 是月

南畿地震河南懷慶開封二府俱震聲如雷 廣西田

州土官岑猛自改流後頗怨望泗城之役自恃兵力數

侵奪鄰境會總督張嶺征上思州徵猛兵不至以狀聞

詔巡撫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調官軍討之屬應期以

他事去命都御史姚鎮往代汝儀與鎮卻乃誣鎮之子

涑納猛萬金力勸其父議撫且詭爲涑家書獻之鎮惶

恐再疏請征剋期進勦從之版異據明史土司傳姚鎮

之十一月據兵部議覆時也三編書之是年八月實錄系

月因彙記後年平田州事今據三編仍分書之九月



已未免鳳陽淮安揚州及徐滁二州被災稅糧 乙亥

免江西南昌新建進賢豐城餘干五縣被災秋糧 戊

寅戶部尙書秦金等言錢糧爲國家之命脉其盈縮係

安危輸供爲小民之脂膏其緩急係休戚今內府各監

局軍匠食糧之數亦已不少若復收充濫役冗食莫此

爲甚時內府各監請收軍匠俱有旨聽許多者數千少

亦數百故戶部以此爲言不聽兵部尙書李鉞等亦言

內府人匠先朝本有定額自正德間政權不一招收過

度耗太倉之粟幸賴皇上龍飛一詔通行裁革誠千載

一時也今若復行收選聽其紛紛奏討宿弊復滋政體

漸壞乞將諸臣前後章疏少賜省覽收回成命仍戒諭  
諸內臣勿復紛紛奏擾俱報有旨 甲申河南河陰縣  
盜殺致仕都御史許廷光事聞敕鎮巡官嚴督所屬責  
限捕賊廷光得旨卹錄 是月致仕尙書林俊家居從  
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  
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  
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疊裹然且沈卧久  
乃得痊立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  
又見成化宏治時惟叛逆妖言刼盜下詔獄始命打問  
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

臣斥逐朝暑幾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  
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賓左  
右臣衰病殆盡復何它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  
馬之心章下所司明年俊疾革復上書請懋學隆孝任  
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俊  
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卒後一年以  
明倫大典成追論俊附和楊廷和削官隆慶初始復贈  
少保謚貞肅是秋土爾番復犯肅州分兵圍參將雲  
冒而以大眾抵南山時陳九疇已引疾去命總制楊一  
清遣兵援之冬十月丁亥作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官

工部尙書趙璜等以歲饑財匱請暫停俟仁壽宮完徐  
議營建不許乙未璜等復請停罷玉德殿等工大學士  
費宏亦以爲言乃罷之遂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  
軌還京于是給事中黃臣御史楊彝俱上疏言昭聖暫  
居別殿陛下必有所不安臣知陛下事孝宗之心無異  
于獻帝而仁壽宮之建亦豈緩于世庶哉竊以爲他工  
可罷仁壽宮不可罷下其章于所司竟罷之 辛丑清  
甯宮後殿成太監崔文等爲各匠役乞官陞授順天府  
經歷知事等職者百五十人給事中黃臣等切諫以爲  
不可不聽未幾又陞管工馮鐸爲錦衣衛副千戶兵部

執奏謂錦衣非軍功不陞且陛下登極詔書一切裁革  
今復踵先朝弊政非所以示後亦不聽 初世廟之建  
禮部議于環碧殿舊址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乘輿及從  
祀官宜從闕左門入別開神路以抵庶所於是何淵奏  
稱經太廟殿後折北而南復折南而北乃達庶所神路  
迂遠未便臣以爲宜與庶街同門直開一路以達世庶  
爲當庶街者端門之外左題庶街門以識太廟由此而  
入也上是之癸丑下禮部會廷臣議尙書席書言獻皇  
帝庶議已定不預太廟而君臣之分嚴獨尊禰廟而父  
子之恩篤雖神路稍遠其一節耳若通此街須毀垣伐

太撤神宮監而後可未免有礙上不允仍令廷議于是  
給事中韓楷等御史楊秦等皆言垣木宮監俱太腐舊  
物一旦拆毀斬伐神靈不安御史葉忠亦言獻皇帝別  
立一席尊崇已極又何必同出廡街門然後爲尊耶上  
怒責忠對狀遂與楷等俱奪俸二月席書璉等因持  
兩端議上上卒如淵議量拆神宮監北房取路東行循  
溝北入但僅容板輿通行不必寬廣議遂定因興世廟與太廟同  
門明史禮志及諸書皆不具今姑實錄增爲獻皇帝異日入祀太廟張本是月改應天巡  
撫右都御史吳廷舉爲南京工部尙書辭不拜稱疾乞  
休詔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張詠詩語多恢諧中復

用嗚呼字上怒以廷舉怨望無人臣禮勒令致仕

此揭

明史廷舉本傳證之實錄及弇州史攷所引白居易張  
詠詩而詠詩中有獨幸太平無一事江南開煞老尚書  
齊史因言張詠詩已改恨爲幸而廷舉不知宜其爲上  
所怒也弇州謂廷舉原疏實作幸字證之實錄不誤

十一月丙寅免徐州淮安及杭州等府被灾稅糧

己巳學士張璉言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因薦  
致仕大學士謝遷雖垂老之年實台輔之器昔宋哲宗  
時太師文彥博年八十一猶六日一朝一月再赴經筵  
有益于國雖老何害陛下有願治之心願斯人而不用  
耶倘有以老爲言者皆忌嫉之徒也時桂萼亦以爲言  
雖以薦遷實以攻內閣諸臣章下所司于是大學士石

瑤引疾求去優詔留之 乙亥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  
賴恩請換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得旨許之  
兵部執奏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任成化間太監林槐  
係出一時創例尋復更正今援此以爲故事不過欲藉  
爲招權罔利階耳給事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舉建干  
太祖之初年而提督沿海之勅乃頒于憲宗之末歲准  
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卽爲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政體  
紛更而市舶一敕不敢輕議請換何意聖明之世而有  
貪倭狡詐如恩者顧可徇其請以壞國法耶乞收回成  
命別選老成以代之章下所司 辛巳免順天府被災



州縣稅糧 召總制三邊楊一清還初御史吉棠以閣臣費宏與席書有隙因薦一清宜召還內閣以護聖躬消朋比詔許之給事中章僑言棠輕視三邊危視朝廷其言若有爲而發者獨不聞一清昔年自三邊而吏部而內閣乎迹其所爲幾致狼狽豈云今日克蓋前愆況左右前後延頸抵掌豈無誤一清以誤朝廷者安在其護聖躬而消朋比也臣謂今內閣可無一清而三邊不可無一清給事中鄭一鵬御史侯秩相繼爭之秩言西陲有事之秋征勦西番及處置土爾番事皆未定一清未可輕動上以秩妄言撓瀆謫降外任卒用棠言召之

及侯秩謫官事至一清以十一月召還見七卿表明年  
五月始拜也今据  
實錄參本傳書之

十二月丁酉起致仕兵部尙書王  
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初一清既召廷臣首推彭澤王  
守仁不允復推前戶部尙書鄧璋及憲會給事中鄭一  
鵬劾璋甘肅壞事憲負緣權倖請更擇有才望者吏部  
復推數人名上上竟用憲趣令赴代吏部尙書廖紀言  
臣等請留一清不允復會推數員爲邊方得人計耳而  
禮部尙書席書謂臣等內則柔順于相臣外則牽制于  
科道含糊展轉曲爲兩請之詞書爲此言必有所主今  
當考察之期乞罷臣用書必能用舍得宜黜陟咸當得

旨慰留于是科道交章劾奏書構結是非陰行箝制無大臣體上責其妄言宥之辛丑大禮集議成初侍講學士方獻夫言大禮之議仰賴聖明獨斷天倫已明惟臣等所議未經傳布朝端學士未睹其說之始終閭巷小民何知大事之曲折臣爲是纂集學士張璠等五臣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會章編爲上下二卷顛末旣明是非自見不必家諭戶曉而聖孝光四海傳後世矣得旨令刊行之已而上命席書輯大禮集議書言近題請刊布多係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璠等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給事中熊浹郎中黃宗

明經歷黃綰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澹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于璵芻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遠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在三年二三月未經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從之于是以獻夫所輯上下二卷增入侍郎胡世甯等所奏爲第三卷世室建議爲第四卷已張璵復依編年法爲纂要上下二卷通爲六卷上之詔頒布中外竝詔大禮已定自今

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國史大禮集議所采正附諸人見明史黃綰傳其卷數具

載廣錄中以獻夫所輯上下二卷冠其首卽正取者是也三卷係附取四卷則世室五六兩卷則魏所輯纂要

上下篇是也證之明史藝文志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與寶錄合今參明史黃綰傳書之

庚戌

罷給事中陳洗爲民初洗家居無賴與潮陽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翰謫戍元翰撫洗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冤錄洗由是不齒于清議及張璠桂萼以議禮驟顯洗方調外因上書附和得還給事中職璠萼遂引以擊異已者于是言官交章劾之御史藍田竝封上元翰冤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洗聽勘洗奏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洗意

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刑部郎中葉應驄及錦衣千戶  
李經往應驄與焚香誓天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  
上洗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  
者十三條罪極惡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洗懼復乞詣闕  
申訴上持應驄奏不下尙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  
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上不得已始命覆  
覈郎中黃綰力持應驄議萼爲居間不能得邀璉共奏  
謂洗以議禮爲法官所中上入其言特宥其死得罷歸  
大理寺卿湯沐爭之不能得已尙書趙鑑及一貫連章  
請治洗罪皆不納 閏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辰奸

商遂俊等負緣近倖以增價爲名奏買殘鹽開中宣府戶部秦金言淮浙長蘆等處引鹽均爲供邊之用必邊臣奏討本部覆奏方許開中各司通融搭配未有商人擅自奏討及專開准鹽者又必挨年報開不許預先透派故宏治間各處鹽課多有餘積至正德間權奸用事奏開殘鹽遂使鹽法大壞皇上登極詔首裁革鹽法疏通今以奸商之奏復開兩淮額鹽三十萬引于宣府臣恐奸人占中淮鹽賣窩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爲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准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執奏宣

大俱重鎮不宜令奸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致大同緩  
急無備上然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  
中大同竟從其請 乙亥振遼東饑 是月以大禮集  
議成加席書太子太保張璫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又詔  
禮部錄諸嘗上議未加恩賞者書彙奏上之于是楚王  
榮滅棗陽王祐楸降敕慰勞其餘附議之六人以下皆  
陞賞有差初張璫上疏踰月而襄府棗陽王奏至自是  
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下至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  
皆攘臂努目抗論庶謨卽璫等輩亦羞稱之不與爲伍  
故自正取附取外率無殊擢若聶能遷王价之等則以



黨璉等附名而是時有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遽服闋入都大禮已定璉萼方用事澄乃言初爲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上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時論鄙之是歲禮部彙奏四方灾異天鼓鳴五地震六十三星隕八水雹十一火六氣二雪寒二雷擊者三山崩三水溢八產妖二疫一詔曰災變非常朕心憂懼事關治體者朕自圖之中外羣臣其同加修省以弭天變

五年春正月乙酉以京師饑命發郡縣倉粟及太倉錢穀振之 乙未大祀南郊 丙午南京給事中林士元

言陳洸犯重辟而學士桂萼曲庇之至與刑部尙書趙  
鎰爭論攘臂相加殊失大臣之體初張璉以大禮集議  
成欲爲洸開釋至是萼復爭之故爲士元復劾然上已  
先入萼等言不問 是月陝西道御史張袞以禮定庶  
成請宥昔年議禮諸臣以光孝治下吏部看詳具奏福  
建道御史喻茂堅因上言陛下幸念得罪諸臣下之吏  
部堯舜之仁不是過也于是尙書廖紀等列名疏上自  
大臣楊旦汪偉等宜起用外諸降調者自修撰呂柟以  
下十二人爲民者給事中張漢卿以下六人謫戍者學  
士豐熙以下十一人行勘者薛蕙一人已死者編修王

思以下十七人凡宜復職赦罪及優恤者共四十七人其給事中劉最及鴻臚少卿胡侍以他事坐黨繫獄者不預焉疏上仍報罷張璠四十七人事俱見前其姓名具見者降調呂柟以下郎中劉天明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季本陳相陳道段續王懋主事侯廷訓林應驄評事韋商臣是十二人也爲民張漢卿以下給事中安磐御史王時柯郭楠馬明衡朱澗是六人也請成豐熙以下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耕劉濟御史余郭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評事母德純是十一人也合之薛蕙及廷杖死者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以上二月甲寅以龍虎山上皆見吏部原奏中竝附識之

府第被焚請賜修造許之命有司興治復遣內臣一人督工給事中黃臣等言頃者趙秦榮三府災第詔行勘

估計未嘗輕動土木誠愛民節用至意也今彥頤所請未經勘估輒以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陛下優容假借反出諸親王上也昔漢樂巴喫酒殿廷而成都火滅今陛下謂彥頤有道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不納至是復賜元節真人銀印亦彥頤請也 乙丑戶科給事中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振濟之需其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鎮有警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破例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

急無備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戶部  
覆議從之 壬申振饑輔饑是時順天保定河間大饑  
死者甚衆巡按御史張珩以狀聞命巡撫及有司先發  
倉糧振濟不足則更發通倉太倉銀粟壬午復糶米振  
京師 是月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張璉奏謫戍給事中  
劉濟疾篤乞放生還以廣聖澤兵部亦以爲請上以濟  
倡率跪門欺謾君上璉黨護奏擾切責宥之 三月戊  
子南贛巡撫潘希曾奏先年因兩廣軍餉不足奏准廣  
鹽于南雄府抽分許行南贛發賣繼因南贛軍餉不足  
復令廣鹽于贛州抽分行袁吉臨三府發賣正德十三

年戶部仍禁廣鹽不得至三府蓋恐奪淮鹽利也然淮鹽溯流而上費繁價重相去蓓蓰三府之民以爲不便況家民以私販爲業連艘挾刃官不能禁且私征稅焉是賈盜也不若因其勢而導之令廣鹽行鬻三府如故道經贛州量行抽稅以資兵食兵部覆議從之 丙申遣太監刁永督辦陝西織造工科給事中張嵩言陝西織造羊絨已奉詔裁革今陛下以奉親之故復有是遣惟陝西外困番醜內敝征徭民困未蘇不堪中使之擾請改命工部經度其費而以其事屬之撫臣便御史陳言等亦以爲言上謂業已遣官不允 戊戌總督漕運

都御史高友璣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河北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歲比告歉友璣請開二河口以分洩水勢不致偏害一方部議發卒濬河工費不貲藉令工成河徙能保山東河南之民不復爲徐沛乎莫若捐治河之費以振被水之民輕徭省賦而徐沛安矣何必以鄰省爲壑哉上從部議事遂寢友璣又請修築朝陽門至張家灣諸橋梁開壩以濟轉運得旨允行而開河堙塞已久尋報罷庚子下禮部主客郎中陳九川提督會同館主事陳邦彥于獄初天方貢玉九川揀退其疵惡者所求討蟒衣

金器等奏不與題覆本館通事胡士紳等爲之請詬置  
之邦僑亦嚴禁番人出外貨易皆懷怨恨士紳等因詐  
爲番人怨詞訐奏九川邦僑上怒下錦衣衛拷訊士紳  
又訐奏九川以貢玉饋大學士費宏製帶錦衣指揮駱  
安等請會多官鞠之不允士紳等得免逮刑科給事中  
解一貫等爭之不納卒坐九川侵盜貢玉戍邊黜邦僑  
爲民 辛丑賜龔用卿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未  
定有司久任法從吏尙廖紀奏也紀言邇者守令遷轉  
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  
上是之故有是詔 是春北部額布訥卽亦刺復犯洮州



尋諷渡河入套遂駐牧賀蘭山後數擾邊 夏四月己

未四川芑部平初隴氏之亂

見正德十五年

土舍隴壽與庶弟

政兄妻枝祿爭襲上改元以適故立壽而政與支祿結

烏撒土舍安甯等仇殺如故總兵何卿率參將楊仁等

進勦政敗奔烏撒卿檄安甯禽之安甯佯許諾卒不出

政兵久不解四年政誘殺壽奪其印巡撫王軌巡按劉

徽各上其事徽言隴政支祿怙終稔惡戕朝廷命吏罪

不可赦乃命填巡官諭安甯縛政祿及助惡者時政已

爲官車禽于水西追獲芑部印信斬首及生禽者甚衆

旋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寨遂平之至是兵部言隴氏

竄起蕭牆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蕩平今其本屬親  
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爲鎮雄府設流官治之復分置  
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四人統之  
如程番府例令三年一入朝貢馬十二匹而以重慶通  
判程洸爲試知府報可 壬戌詹事桂萼張璉以陳九  
川侵盜貢玉事訐大學士費宏初璉萼驟貴舉朝惡其  
人宏在內閣每示裁抑遂爲所怨上嘗御平臺特賜御  
製七言一章命宏輯倡和詩署其銜曰內閣掌叅機務  
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璉萼滋害宏寵萼言  
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凌壓朝士上置

不省會九川事發萼遂與璉毀宏于上言宏納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及受尙書鄧璋賂謀起用竝及其居鄉事宏因上疏乞休其畧曰萼璉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寶錄則怨不爲兩京鄉試等官則又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璉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萼璉日攘袂益擊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齟齬乞賜骸骨上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譴璉萼于是二人益謀構宏致累事見明史費宏傳宏罷在明年二月傳書其事之本末故云時六年二月也證之實錄卽在陳九川等下獄之次月今月日皆據實錄

錄

庚午小王子犯大同總兵官朱振禦却之復分兵

犯宣府都督傅鐸禦却之 是月張璉桂萼疏請辭位  
以謝人言時御史鄭洛書言璉萼之劾費宏是宏爲食  
夫不可以司政本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汙之量  
也璉萼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而人無與之者以其謀  
代宏恐流毒天下也宜諭宏以知足之義戒璉萼以蹊  
牛之嫌別簡賢良備任使于是宏再疏乞休皆不允  
太監張忠奏乞傳陞官匠趙奎等五十四人兵部侍郎  
胡世甯諫不納己太監周縉王本等復乞錄己故太監  
羅籥秦文宗屬詔復許之尙書李鉞等言陛下登極釐  
革未幾而內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如

天下公議何報曰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五月戊子御史謝汝儀言近者給事中衛道御史邱養浩以言事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頌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專權輒賜罷斥天下莫不仰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袞請宥豐熙等罪陛下既命部臣議上矣俄而復寢竊謂熙等狂愚謫之已足示罰人才難得若不及今賜環恐歲月彌深死已踵至御史喬琪亦以爲言竝下其章于所司甲午廣東徭賊大掠肇慶府所屬州縣殺守備李松等詔提督兩廣都御史姚鎮討之庚子以楊一清爲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

少師仍兼太子太傅復入閣上以一清老臣特免常朝日講侍班朔望朝參令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之賜不絕時以爲異數云初方獻夫以廷臣排擊不自安謝病歸尋以大禮集議成進少詹事獻夫自家復具疏辭不允趨令赴京供職霍韜引疾歸後以書成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至是亦疏辭且言邇年流弊官翰林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他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于是二官權要人爭趨之百官以吏部爲趨向吏部以內閣爲腹心請自今凡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在外監司守令政績卓異者

卽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  
部院不宜困資格上趣韜赴京供職而下其章于所司  
于是刑科給事中沈漢及尙書廖紀交章攻之遂格不  
用夜墨獻夫韜事見本傳獻夫以四年冬引疾歸韜以  
三年謝病歸至是皆以陞職召之實銜同系之是年  
五月今刑部尙書趙鑑致仕以左都御史顏頤壽代  
據之

之踰月以南京刑部尙書聶賢爲左都御史 六月戊  
辰禮科給事中謝蕢疏請革嚴刑以全民命上曰人命  
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問刑官于罪輕宜用常刑者率以  
酷刑拷訊傷人因而致死朕甚憫焉其卽以朕意示各  
撫按官諭諸問刑者務爲寬恤自今有嚴刑死傷人者

罪之竝所司同坐 乙亥逮長沙人李鑑于獄初鑑與其父華流劫村落以拒捕殺巡檢馮琳琳子春震奏狀華坐死獄中鑑復爲盜事覺知府宋卿論之死時席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贓私因劾卿故入鑑罪上遣大臣拔不如書言書旣得幸請逮鑑入京再訊且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敕法司辨雪會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鸞會訊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于殺官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昔衆證而獄成今親審而詞服乃知原問官覈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故輒爲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



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此以挾陛下墜羣僚壞亂政體甚矣請亟將李鑑明正典刑于是刑部復讞上無異詞而上重違書意特減鑑死遣戍 丙子恭穆獻皇帝

實錄成大學士費宏等表上之 戊寅徐沛河水溢壞

豐縣城 是月致仕戶部尚書韓文卒文自劉瑾誅復

官上卽位加太子太保賜詔存問至是年八十六爲人

清修耿介識量宏遠居常抑抑至臨大事輒毅然不可

奪論者謂其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

于學上亦嘉其忠亮贈太傅謚忠定既異韓文之卒通紀系之是年二月

實錄系之是月者据奏至之月日今据之惟文卒年八十六通紀及明史本傳同實錄作八十一或一字誤耳

今從  
本傳

廣東道御史李儼以世庶成上言二事一虛心以廣聖度請卹用議禮獲罪諸臣二果斷以消朋黨邇者羣臣凡有章奏動引議禮爲言或以擠排善類或以翻異成獄或以變亂朝章大非清朝盛事乞察羣臣忠邪之實破背公死黨之私給事中管律亦言邇者言事者每假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告疾或認罪或爲人辨罪于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牽引比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固寵于己非此無以得陛下之歡也乞嚴加戒諭令自今凡諸司言事者毋得假借飾詐以亂是非俱下所司知之 秋七月

壬午朔享太廟遣官行禮禮科給事中章僑言庶享大禮無故不宜遣大臣又況臨時差遣倉皇蒞事誠敬何存上以僑妄言奪俸兩月 丙戌起妖人李福達之獄福達者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陝西之洛川縣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于鄜州洛川間官兵捕進祿等誅之福達先還家得免復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山西徐溝縣已復至京師竄入匠籍輸粟得山西太原衛指揮以燒煉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大信幸久之踪跡頗露復還徐溝其仇薛良發

其事訟于巡按御史馬錄福達懼復入京師求勛以書抵錄爲之所免錄不從時已捕得福達子大義大禮按治之福達窘身自抵案獄具偕巡撫江潮奏擬照謀反律請寘重典妻子連坐竝劾郭勛以勲戚世爵交通逆謀請竝逮治至是都察院聶賢等覆奏如錄等言上責令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辯且以議禮激衆怒爲言上置不問獄亦久不決

致異通紀明書皆系李福達獄于六年据張璠

等爲三法司訊是獄牽連竝記耳明史紀事本末書福達之獄發于五年之七月與實錄符蓋据實錄則是時馬錄等奏擬已上正下其章于都察院之時而是時愛書已定郭勛以言官屢請竝治勛遂以議禮爲言結張璠桂萼等構成是獄其事皆在六年今分書之

庚寅免四川成都府及綿巴

等州被災州縣稅糧 乙未給事中陳臯謨言大禮之

舉出自聖孝至情而席書乃貪爲己功奏掇挾制如李

鑑父子流劫拒捕已經會驗法當論死而書曲爲申救

至謂諸臣以議禮憾臣遂入鑑罪夫議禮者朝廷之公

合與不合何至深仇即使仇書而鑑非書之子弟親族

交游何乃甘心誣陷耶至于郭勛之訴尤所未喻勛貽

書馬錄冀脫張寅罪而張寅之爲李福達供證已明勛

無可辯乃亦以議禮激衆怒爲言豈儒臣博士之所未

深究而武夫悍將反優爲之此在席書猶不宜自言而

勛又竊其緒餘以欺天罔上罪不容誅以朝廷純孝之

盛舉乃爲奸邪營私之三窟豈不異哉乞亟罷書勛李鑑仍從原坐福達亟眞重典疏入不報時南京御史姚鳴鳳王獻亦以爲言俱下所司知之 庚子上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于奉先殿左工部尙書趙瑣等言核觀德殿于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恐獻皇之靈不安禮部尙書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宜節于是給事中張嵩衛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寬民力俱不報尋諭閣臣費宏等曰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出人不便故今欲遷耳別建方位已有定所卽令工部擇日興

工宏等遂不敢言。壬寅上以世廟垂成自製樂章示大學士費宏等命更定曲名別于太廟宏等議以獻皇帝生長太平初不以武功爲尙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從之已而太常請增用武舞上命禮部會張聰議聰言樂舞以侂數爲降殺未聞以文武爲偏全若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則堯舜禹以揖讓相禪而大禹謨言舞干羽于兩階其兼尙可知矣使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何以爲天子之禮樂哉疏入卒從聰議。預撰改建禮德殿及世廟之成皆在是年明史禮志特書五年七月

與實錄合通紀誤書于四年而其所載日分則仍是五年七月日分也世廟成在壬寅而明史紀事本末作了

丑則丁字又辛字之說也  
也今月日皆据實錄

是月張璠以省墓請歸許之

陛辭將行詔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  
桐揚言趙廷瑞交章力詆竝劾吏部尙書廖紀引用邪  
人上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錄方紀達戴  
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報 八月丙寅振湖廣饑  
詔發太和山香錢備給其湖廣漕運米十萬石俱改徵  
折色壬申以江西灾復准折兌運米二十七萬石 九  
月丙戌上以世庶奉安神主宣百官至左順門諭以章  
聖皇太后欲謁見世庶令考求典禮以聞大學士費宏  
楊一清曰國初以大婚冊后定皇后謁太廟禮自永樂



後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上以問張璠桂萼對曰唐  
開元禮有皇后廟見儀國初用之永樂後此禮遂失臣  
謂皇太后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  
今禮之全禮部侍郎劉龍曰會典所載廟見禮爲大昏  
冊后制耳璠等所引是大昏禮今世廟新建奉安神主  
是大祭之禮事本不倫例難引用璠萼復折之曰周天  
子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  
西序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  
禮未爲不可因自具儀以上于是大學士石瑄復上疏  
曰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

時享祫祭天子亦不得入况后妃乎莠輩所引庶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  
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嘗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  
倡此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下百神之  
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  
者也不納卒如璵議時席書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謁  
席事出剗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庶旣成  
宜有肆赦之典請盡還議禮遣戍諸臣所謂合萬國之  
歡心以事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書等又請聖母謁  
庶必得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辛卯奉安獻皇帝神

主于世庶

改異明史本紀不書史稿書于是月辛卯據實錄禮部所奏本月十一日是月辛巳朔也

通紀誤書于四年之七月

辛卯不知

已亥上奉章聖

辛卯正五年九月日分也今據史稿

皇太后有事于世庶

改異明史本紀書章聖謁世庶于

告之日而禮部奏擇本月十九日正己亥也今據本紀

癸卯給事中王科御史

陳察劾奏武定侯郭勛專權罔利侵收團營草場租銀不下數萬占用軍匠科索多端保舉屬官以賄爲第班軍派役以賄放免及用私人郭虎鄭灤等勛上疏自辯于是給事中鄭一鵬鄭自璧程輅趙廷瑞沈漢張達御史程啟充盧瓊高世魁任瀆南京御史潘壯成雄等復言勛怙寵售私竝及受張寅賄屬事俱下所司知之刑

部覆言所奏俱有指實請下法司勘擬兵部亦請罷勛  
兵政別簡重臣代之俱報有旨 庚戌巡撫山西副都  
御史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用乞減價  
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收支則折銀五錢搏  
其餘數以補不敷及節年拖欠之數戶部請著爲令從  
之 冬十月辛亥朔時享太廟及世廟先是禮部議祭  
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言齋戒省牲先期難于兩用  
又歲暮之祭次日卽元旦也部臣復議歲暮權與太廟  
同日制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議遂定 壬子振南畿  
及浙江旱災竝免稅糧物料 甲子復以災傷免廬鳳

淮揚四府稅糧禮部言今年災異非常自水旱外如水  
雹害稼大風拔禾以及山崩水漲物怪人妖厯考史籍  
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請敕羣臣同加修省從之戊辰遣  
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被災地方山川之神

庚午御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  
頒賜內閣費宏等各上疏謝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  
治之大本請勅工部蓋亭豎立翰林院仍敕禮部通行  
南京國子監及各省提學官摹刻于府州縣使天下人  
士服膺聖訓有所興起從之 王申御經筵 戊寅禮  
部尚書席書以久患目眚再疏乞休舉原任禮部尚書

羅欽順自代慰留不允 是月填守薊州總兵馬永上  
言前任尚書陸完勦除流賊有功今卒于戍所乞照例  
賜以贈卹學士豐熙等議禮被謫亦乞宥罪上以完交  
通逆藩熙等歸過朝廷處分已定而永出位妄言責令  
陳狀永具疏引罪復切責之令革任回南京後府閒住  
于是試御史魏有本言武定侯郭勛之貪暴言官本兵  
交章叅劾乃聽其誼辨置之不問總兵馬永東北于城  
頽以進言而遽棄之二臣罪過孰爲重輕于國家孰爲  
損益較然明甚願陛下審公論而斷之于心奪勛兵柄  
復任馬永則于軍政邊陲兩有所賴上責有本狂妄奏

授令調外任已而給事中解一貫沈漢陳守愚御史許  
翔鳳竝疏救永及有本不報已尙書廖紀因南京營務  
薦永可用竝乞宥有本復職于是有本始得免調 兵  
部尙書李鉞致仕以兵部侍郎王時中代之 十一月  
癸未以故司禮監太監黃英有功官其弟姪八人爲指  
揮千戶等職給事中鄭自璧言朝廷恩不可太濫濫則  
人輕之而不以爲德若以英效忠多年則賜錘修塋旌  
功予額黃幽之典亦足以爲報矣今一旦官其弟姪八  
人而八人之中尙有異姓亦獲厠名官爵之濫孰此爲  
甚請收回成命以愜公論無已亦宜官其近族一二無

濫及疎遠異姓此則臣等勉爲將順之策非令之善也  
時兵尙王時中等亦執奏俱報有旨 是日御道上有  
投匿名帖子二鴻臚寺以聞下錦衣衛推究閣臣費宏  
等言匿名文書告訐人罪律有明禁造律之初用意深  
遠蓋小人欲爲中傷之計又恐陷誣告之辜以此設爲  
機穽隱其姓名若復推究適以開告密之門令無辜者  
受罔也倘緝得其人決當如律重治以警刁風至所投  
文書卽宜焚毀不必上經御覽于是上命毀之竝敕都  
察院嚴禁曉諭犯者無貸 丙戌以蝗災免四川簡州  
資陽等處稅糧 丙午給事中管律言比來五府掌印



僉事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坐管坐司類以侯伯爲之流  
官擢用者不過一二以國家兵馬綱領之地坐擁參養  
驕侈之徒平居無事恬不知兵一遇有警束手無措乞  
敕所司嚴加簡汰而以諸將官有年力勲績可備緩急  
之用者當之庶人才振厲威武奮揚可以固根本之重  
折覲覲之奸且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  
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世爵難褫有犯不能盡其法  
有求必欲盡其恩此祖宗于兵政所以重任都督而不  
輕授侯伯也章下所司 是月張璉桂萼累疏劾大學  
士費宏不職俱下所司宏亦累疏乞休復慰留之會宏

子懋良坐罪下吏璉等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  
不得則力求罷詆宏尤切于是宏因災異復自劾求退  
仍不允御史張錄言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心不自安  
兩疏乞休而陛下慰留之及張璉等累劾其不職而陛  
下又以其疏下之所司竊謂懋良以膏粱子弟恣情犯  
法爲之父者不能救正若責宏以家法不嚴教子無方  
則聽其乞休可也若念宏爲先朝耆舊輔導有功不忍  
以其子之小過而遂棄國之大臣則當于璉等之疏而  
戒其瀆擾可也夫何溺二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  
志不決輒昧遠嫌避位之思璉等忮心未已愈肆下井

投石之毒況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之官懋良  
之事卽其未發尙非璵等所宜言何況事已下獄情罪  
輕重宜俟宸斷而璵等乘機傾陷毋乃已甚乎吏科給  
事中解一貫亦言璵等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  
居之迹其累疏攻訐非真爲國家也不過假此以報復  
私怨耳陛下欲兩解之而一二言者或專攻宏或兼論  
璵萼不知去宏易而去璵萼難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  
小人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若璵萼則  
小人之尤無忌憚者也臣恐璵萼之計得行則奸邪之  
氣駭愈增善類之中傷無已天下之事將有大可慮者

疏入俱下所司 十二月己未上林苑監丞何淵以所  
上前後疏爲席書所格請一并增入大禮集議中于是  
詔內閣草敕命儒臣纂修全書其先所頒行集議且令  
繳進時書方病告因奏前建庶卷內大畧已具惟開神  
道以衆論不一及遷主謁庶之儀未及編入宜卽敕原  
議禮官如方獻夫霍韜黃宗明熊浹黃綰同本部官增  
修續之其內閣及翰林官昔曾跪門呼號者無煩使之  
事事以致紛更至淵章奏文義乖謬無足取者陛下委  
曲成全請以建庶諸所宜悉者編次爲兩卷仍以纂要  
丙次第歲月提綱分目据事直書續附原編之後其已

成之書不可更易一語竝已頒行者止勿取繳從之詔

罷監修總裁官取原議禮官翰等五人至館供事以張

璉桂萼總之自是復有明倫大典之輯

及異諸書皆載  
認修明倫大典

于六年正月證之實錄則因何淵之請璉萼等復希旨  
纂爲全書諸書不載今據實錄增入爲修明倫大典

本

癸亥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修省上書言今年災

異層見迭出不特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考其證驗

皆陰陽失常陰盛陽微之所致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

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

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

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歟以天下言則中國爲

陽四裔爲陰豈兵政日弛而內治不修邊寇侵陵而外  
攘無術歟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過  
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阻于倖門而人無懲戒歟陛  
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而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厲  
之功少故所用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聞未必實實者  
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者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者未  
必行是朝廷且未能正況百官乎況萬民乎臣願陛下  
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紀綱以防欺蔽之奸延接大  
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  
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仍戒敕諸司

官修守職言責納忠勿事因循勿懷顧忌大要以卹民  
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弭亦且禎祥  
可致也疏入上嘉納之一清復條上修省四事一祭告  
二寬恤三用人四革弊報曰格天感神只是常存敬畏  
祭告可不必行其寬恤小民事宜令所司開具條件當  
于來春降赦行之 甲戌山西巡撫都御史江潮巡按  
御史馬錄及兵科給事中鄭自璧給事中秦祐常泰試  
御史邵幽評事杜鸞郎中劉仕主事唐樞等各疏劾郭  
勳交結妖賊李福達蔑視國法請亟行兩觀之誅以謹  
無將之戒章下所司已給事中張達亦以爲言乞逮問

如律乃敕錦衣衛差官逮福達至京仍遣錦衣官逮錄  
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鞫 是冬以河道御史章拯爲工  
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治河先是徐沛災黃河上流驟溢  
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臺口入昭陽湖汝  
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數  
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大學士費宏言河入汴梁  
以東分爲三支雖有衝決可無大害正德末渦河日就  
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旣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  
濮奔赴沛縣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悉入漕河泛溢彌  
漫此前數年河患也近者沙河至沛縣浮沙湧塞官民



舟楫悉取道昭陽湖春夏之交湖面淺涸運道必阻渦河等河必宜亟濬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小浮橋口曰汴河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宏治間渦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盡行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殺矣御史劉欒言曹縣梁靖口南岸舊有賈魯河南至武家口十三里黃沙淤平必宜開濬武家口下至馬牧集鴛鴦口百十

七里卽小黃河舊通徐州故道水尙不涸亦宜疏通督  
漕總兵官楊宏亦請疏歸德小壩丁家道口亳州渦河  
宿遷小河督漕御史高友璣及拯亦屢以爲言俱下工  
部議以爲濬賈魯故道開渦河上源功大難成未可輕  
舉但議築堤障水俾入正河而已又言沛縣一帶闡河  
築濬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相度黃河水勢向背闡  
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詔如議行又以拯事權未  
重乃擢侍郎僉都之職令督同山東河南淮揚撫按官  
竝將戴金揚宏等所奏事宜會議行之

張異章拯治河  
事見明史河渠

志惟志言陸拯侍郎在六年之冬蓋誤記相差一年也  
證之實錄命章拯在五年十二月丙子其言費宏諸人

所議系以先是二字蓋在高友瑒請治賈魯河及徐沛  
水災之前後間至冬始以治河命章林也志曰歲五年  
爲六年而下文言拯請婚孫家渡趙皮寨系之六年之  
明年而證之實錄及諸書所記實六年六月事是志所  
記誤以五年事爲六年遂竝誤以六年事爲七年  
也今據實錄年分不書月日仍系之是年之冬